

魏晋南北朝男性美容现象窥探

——“魏晋风度”下的男性美容现象

王麒越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

摘要：魏晋南北朝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个思想文化异常活跃的时期。士大夫们追仙逐道、炼丹服药、扮演出世风范，并以风流自赏；一方面穿宽袍大袖之衣经久不洗，视“扞虱而谈”为高雅，另一方面又赶时髦，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实际上，他们是在以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表达内心世界，以对“异美”的追求来凸显人本的价值，而男性化妆美容正是其特有的表现之一。

关键词：魏晋风度；男性化妆；窥探

中图分类号：K87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9)02-0055-05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格外沉重的年代，在终结了自秦始皇统一以来至东汉的近五百年的一统天下之后，中国又出现了长期分裂的局面。动荡的政局，频繁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而当时特殊环境的影响，人们对人生无常的感慨，则造成了哲学思辨和审美活动的异常发达。这便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过去的人生观，注重突出人的个体价值，探索和论证自身的存在的意义。该时期产生并兴盛起来的玄学，也较大地促使了人们审美情趣的转变。上述这一切终于造就了男性以关注美容的方式来表达其对社会、人生的态度。

一、魏晋时期男性美容概述

1. 魏晋时期男性美容风气概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唯美思潮的盛行以及玄学思想的影响，男性很注意用化妆的手法来美化自己，尤其是处于社会中上阶层的男性，更是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这类事例也很多：《晋书》在讲到天子之冕时，写到“……魏明帝好妇人之饰，改以珊瑚珠。晋初仍旧不改。及过江，服章多阙，而冕饰以翡翠珊瑚杂珠”^[1]。帝王如此，其下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像著名的大才子曹植，在会见朋友时，“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讫，傅粉”^[2]。再看名士何晏，

史书中记载他好美容修饰，傅粉施珠，任何时候粉帛都不离手，因而面色异常白洁，魏明帝即认为这是其傅粉过度的缘故。这些例子也可以说明，如果魏明帝自己不“好妇人之饰”，如果当时没有男子化妆的风气盛行，魏明帝也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此外，魏晋南北朝的史书及其当时世人的著作中也常常提到的某人“善自修饰”或某人“美仪容”，这也是男子化妆这一社会风气的真实反映。不过这样的化妆，据史书记载看来，也多是出现在上层社会的名士中间，而民间却几乎不见这类事例。因此，这样的化妆可能是上层社会的人士的独特追求，并没有普及到民间。

2. 魏晋时期男性美容材料概述

提到化妆，最关键的就是化妆用具和化妆材料。

(1) 从化妆的用具来看，最主要的是镜子。镜子是妇女化妆必不可少的工具，对男子来说，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普遍使用铜镜，同时也使用铁镜。考古工作者在吴地、会稽、鄂城发现了许多这一时期制作的铜镜^[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铜镜，大多是一面磨光，另一面饰有纹饰。有纹饰一面多是以几何规矩纹、夔龙、盘龙、神兽、画像或者花卉纹饰为主。不过也有两面磨光的，如庾信《镜诗》就写道：“玉匣聊开镜，轻灰暂拭尘。光如一片水，

影照两边人”^[4]。这是一种装在玉匣内的可随身携带的镜子。而铁镜，魏晋时期也已开始使用，据目前考古发掘看来，比较集中在黄河流域，南方发现的铁镜并不多。东晋铁镜出土比较多，江苏宜兴发掘的西晋周处家族墓、南京象山王氏家族墓中的第3号墓(王丹虎墓)都有铁镜的出土^[5]。此外，就是盛放脂粉等化妆用品的盒子，多数为漆器。

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是，虽然史书记载，当时上层男子曾较普遍使用化妆品，但从出土的用于化妆的漆器、盒子看，几乎都出自女性墓地。这又是为何呢？我想，一是因为墓葬保存方面原因所致，即便有此类器物出土的墓，也因为无法辨别其骨架的性别而归类到了女性墓葬，或者说这些陪葬品多已经腐烂而无法辨识了；二是虽然他们平时有“傅粉施珠美仪容”的习俗，但并未有想把这些用具当陪葬品的想法；再者，我们现在已知的墓葬还在少数，或许会有男性墓葬陪葬这类器物的，只是现在还未发掘出来。

(2) 再看看化妆的用品。史书中关于男子化妆现象记载较多，但是关于其化妆使用的材料却鲜有记载。其实男子化妆使用的材料和女子差不多，而化妆的程序则比女子要简单得多。从史书中记载看来，他们最注重的是肤色，因而面脂就是最为关键的了。此外，男性在化妆上还常常用到口脂和香泽（在以下叙述的化妆材料，主要是参见女子化妆记载来分析的）。

最古老的妆粉有两种成分，一种是以米粉研碎制成，古“粉”字从米从分；另一种妆粉是将白铅化成糊状的面脂，俗称“胡粉”。因为它是化铅而成的，所以又叫“铅华”，也有称“铅粉”、“粉锡”的，两种粉都是用来敷面，使皮肤保持光洁。

米粉的制作方法，在《齐民要术》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最原始的制粉方法，是用一个圆形的钵盛米汁使其沉淀，制成一种洁白粉腻的“粉英”，然后放在太阳下曝晒，晒干后的粉末即可用来敷面。由于这种制作方法简单，所以在民间广泛流传，直到唐宋时期，人们制作米粉，仍然采用这种方法。人们也用粟米制粉，方法和面者一致，只是最后再加上各种香料，便成香粉，由于粟米本身含有一定的粘性，所以用它敷面，不容易脱落。

铅粉的制作过程复杂得多。据早期的文献资料记载，所谓铅粉，主要成分是碱式碳酸铅，包含了铅、锡、铝、锌等各种化学元素，用于纺织品、服饰彩绘和面脂。最初用与敷面的铅粉还没有经过脱水处理，所以多呈糊状，在使用时必须以水调和，因而又称为“水粉”。自汉代以后，铅粉多被吸干水分制成粉末或固体形状。由于它质地细腻，色泽润白，并且易于保存，所以深受人们喜爱，久而久之就取代了米粉的地位。但是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详细记载了铅粉的生产工艺，并且指明了它的毒性，长期使用会使肤色发青^[6]。

口脂也是魏晋时期上层社会男性化妆的必备之物。口脂即是唇膏，不仅可以保护嘴唇，还可以使之看来更加光泽。

香泽也是日常生活里面必不可少的一项。香泽即是润发的香油。汉桓宽《盐铁论·殊路》记载：“毛嫱，天下之姣人也，待香泽脂粉而后容。”崔寔《四民月令》载有合香泽法。这种香泽在汉代就已经广泛使用，男女皆用^[7]。到魏晋时期更是大受欢迎。

当时的男子除喜欢傅脂抹粉外，还喜欢在衣服上熏香。熏香也多是进口来的，多来自西域各国，特别是安息等国家。西域进口的香很奇特，几乎是一着身就经月不散，很受士人欢迎。曹操曾发布一道《魏武令》，禁止烧香、熏香，但是对于已经形成的一种风气来讲，是没有作用的。魏晋之际，这种熏香的风气在士族中普遍传开，随身佩带香囊的也十分普遍。如岳希仁《〈世说新语〉译注》中“谢遏年少时，好着紫罗香囊，垂覆手”^[8]。

3. 魏晋时期男性美容风度概述

魏晋时期盛行人物的品评之风，品评的范围包括个人的品行、语言、容貌、才情、智慧、性格、气质、风度等各个方面。尤其讲究的是美丽的容貌和潇洒的气度。而以上讲了许多魏晋时期人物化妆的现象以及用具，那么下面再来看看这时期男性美容后面貌的展示以及在个人气质体现上的作用（图一）。

当时许多名士追求的是女性化的美，他们非常讲究化妆，脸上涂脂抹粉，身着华美的衣服，以上流社会的男性为主体，上至皇帝、王公贵族，下到文学家、哲学家等等，几乎人人如此，

有些甚至还达到了不化妆就不见人的地步。像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曹植和何晏即是如此。

从外在看来,他们外表的美几乎可以与女子相提并称,而又有着由内散发出来的洒脱飘逸的气质,两者完美的结合,使魏晋时的男子出现了有别于任何其他历史时期都难以出现的风韵气度。而这些例子在《世说新语》中有颇多的记载,如其中对肤白的描述:“何平叔美姿仪,而至白。”还有对其姿态的形容,就更是不胜枚举。如“时人目王佑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物”^[9],等等。

如上所载,时人在记述中常常使用大量的大自然中现存的景物对人物加以形象的描绘与比喻,使之更加的生动化形象化,仿若超脱世俗的仙人,飘逸俊朗。其实,任何外在的东西,都是内在精神形态的外化,“美姿容,重服饰,男不男,女不女,阳刚与阴柔错位,实质上是以美丽的外在形体曲折的反映出内在精神世界”^[10]。他们在以自己独特的风度展现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图一 北齐校书卷(局部) 宋摹本,
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二、魏晋时期男性美容原因讨论

对于魏晋时期男性化妆的社会根源,笔者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浅析。

1. 传统因素

中国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出现男性美容化妆的例案,最早的男性化妆应该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但是当时的化妆只是出现在特殊的环境之中,而且并非是对美的追求,仅仅只是与巫术活动或宗教仪式有关,而当时从事巫术等工作的只能是男性。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人们的所有活动都只能靠天,对天的敬仰与感激对尚处于蒙昧时代的人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在漫长的对天对大地的感激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活动仪式。“让我们从巫术歌舞来分析,可以看到早期的巫术活动和劳动生活的天然联系。古代的丰收祭、祈年祭本身就是将感谢与回报上帝与诸神的祭祀与农业生活结合起来的例子。男性在活动中为表现与神灵的接近而装饰自己”^[11]。这应该就是原始的男性化妆的雏形了。

2. 思想因素^[12]

从两汉到魏晋,中国的哲学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文化一直作为两汉帝国信仰的支柱,但是传统经学的权威却在这个动荡的时代破灭了。儒家文化重个体而轻群体,重礼而轻情的特点,极大的制约着人们的个性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儒学的衰微和儒家文化价值体系的崩塌,文人阶层获得空前的舒张个性的机会,他们以率性而动的行为方式冲击、否定传统礼教的同时,深切的感到了前人视而不见的人性之美和自然之美。从汉到三国鼎立到司马晋代魏,政权不断的变动,王朝也频繁的更替,给人一种万物瞬息、历史无常、人生如梦如幻的感觉。所以,很多名士就如同大梦一场,醒来后忽然感悟到人生的真谛:只有自己是真的,只有感情感受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么就应该好好的珍惜自己,这是一种“人的自觉”的社会思潮。

道家的思想也在这个时候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先秦道家认为“道”是一切自然事物存在的源泉和根据。魏晋玄学吸入了道家的一些思想理论,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魏晋玄学是通过有无、本末、一多、言意、自然与名教

等范畴来讨论宇宙和人世间万事万物的现象与本体之间的关系,其基本的特征就是突破了先秦两汉哲学的经验直观达到了纯粹的思辨。魏晋玄学在理性的原则和尺度下,用全新的视觉去重新审视客观自然、社会和人本身,人和自然因此展示出真正独立的价值和意义。社会生活也在自然和名教的调和中被合法化^[13]。魏晋玄学不仅建立了一种新的哲学自然观,还建立了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整体的精神。魏晋玄学家明确的承认自然世界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认为作为自然规律的“自然之理”首先来源于自然世界本身。对自然独立性及价值也是对自身能力认识的一个标志,是人自身觉醒的一个尺度。玄学在自然人性方面的思想和观念比前人有着长足的发展。如王弼关于“圣人有情”的论述;嵇康与向秀关于人的感性要求、欲望的讨论,可以看作是魏晋哲学家对于自然人性存在合理性的一种理论。二人对人性的基本欲求的肯定,甚至赞扬,具有一种对儒家正统观念的新突破,也别于道家只中精神自由和解放的人性论,是感性和理性结合的人性论。这是潜伏着一种反传统的汹涌潮流,这种反传统的思想观念一旦在人的内心形成,就必将以外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起表现形式也就在服饰与妆容上体现出来,因而男子也在着装与美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图二)。

3. 审美因素(基于上述背景,魏晋时期男性审美意识的产生与流行分析)

基上看来,玄学既是当时的时代心态,那么它对美学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实际上,玄学既是当时哲学的灵魂,也是当时艺术创作与美学的灵魂,因而也影响到了当时人的审美观念的转变。这一时期对美的追求已经大大的不同于先秦

两汉时期了。先秦两汉时期以儒家的社会美学思想为主导,重善轻美,而魏晋时期则是一个艺术的自觉时代,强调从人的本质、本题需要出发,更加注重对自然美的欣赏,这样自然美在审美意识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既然对自然美,对于人自身美的看法发生了变化,那么相映的就出现了这种在对美的追求上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追求外表的美与内在的气韵风度。由于玄学是发展了老庄的思想,那么当时人对白的追求就可以从某一方面的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了。这种对白的喜爱,显然与《庄子》有关,《庄子·逍遥游》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种白与纯洁相关,是远离尘世绝对真诚的神人的特征之一。是魏晋人士在审美追求和人生追求上的外在表现了。

再如郭象“适性逍遥”(哲学上)和“率性自然”(人生态度上),也可说达到了一种审美的境界。“郭象在发现独立的外在客观世界时,建立的这个丰富、自然的人性,几乎就是一个艺术化了的审美的主体,他的自然生活和整个自然世界是内在一致的,魏晋人的放情任性、率性自然就是郭象理想人性的一种写照”^[14]。这样的思想也影响到了士人对美的见解。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正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造就了魏晋士人思想上的旷达开放,改变了对传统观念的认识,玄学应允而生,导致了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从而改变了人们对美的认识。正是因为重新界定的美的涵义转变为对个人形象、气度的欣赏,男士的化妆也就在这样一个时代发展起来。



图二 竹林七贤墓像砖拓片(局部)

三、魏晋时期两性美容意识的比较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自古以来对美的追求就是人的天性，在这一点上男女皆同。即便如此，魏晋男女在对美和美容的本质上都存在着天然的不同。

其一，从化妆的形式和内容来讲，女性化妆要比男子复杂得多。女子化妆的内容分得很细，从发式到面部的各个细节处，如眉、眼、唇及后来的额黄、翠钿、面靥等等，只要是可以修饰的地方都不会忽略。但男士则要简单得多，多只注重面部皮肤与唇，有些还稍微修饰胡子。

其二，从化妆的影响程度上来讲，男子化妆影响力远远不及女子。如前面所说，男子的化妆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受到特定的思想的影响下才兴盛起来的，而且其范围也是基本上局限在上层社会人士中，并没有普及到一般的平民百姓身上，其盛行的时间也就在魏晋时期，之后的各朝各代，除唐代还有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外，其他时期都鲜有记载。女子化妆则不同，从原始社会化妆开始直至现在，女子化妆一直都处于兴盛的状态，而且越往后发展，其样式就越多。而且从影响的范围看来，女子化妆的普及面之广，上至上层社会的嫔妃夫人，下至贫民百姓，几乎人人都化妆；其年龄上跨度也很大，从十几的女子岁到几十岁的老妇，都不例外。

第三，从化妆的本质来讲，男子以展示而妆，女子以悦己而妆。看魏晋时期的男性化妆，他们出于对社会的反叛，对自身价值的重新界定，出于对审美观念的转变而产生的，他们以化妆这种改变自己外在形象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展现对社会、对人生的态度。女性则不然，她们化妆多是为吸引男性的注意。以此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在古代社会中，男性的社会地位高于女性，女性依赖男性，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

其实，魏晋男性化妆有其积极的一面，同样也存在消极的一面。其积极因素：他们打破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勇于追求与展示自身的美，成为旷达开放的魏晋风度的形象化体现，也展示了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很好的为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人的特性，也让我们从一个侧面去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他们也给后世以较大影响，

追求潇洒、风流、飘逸的外在美，和旷达开放、不被世事束缚的内心世界完美的结合，承袭了道家传统思想中的“道法自然”人的个性张扬一面，很好的诠释了作为人的自由、逍遥的人生态度。再看消极的一面：由于过度追求美、白等，导致审美的病态，进而给人一种性别错位的感觉，男子缺乏了阳刚之气而尽显女性的阴柔，也折射出他们内心信仰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的破灭，是一种近乎病态的心理现状的体现。

综上所述，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而男性的美容化妆则是与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相辅相成的。透过“魏晋风度”下的男性美容现象，研究当时的历史背景、洞察当时人们的审美理念，考察他们的美容材料，对于我们还原该时代社会风貌、剖析当事人的思想内涵、理清中国士人的审美历程无疑是具有重要价值的。

注释：

[1] 《晋书》卷二十五、志第十五《舆服》七六六。

[2] 《三国志》卷二一《魏书·王粲传》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82年版。

[3] 李学勤、徐吉军：《长江文化史》，343~344页、506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4]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2398页，中华书局1995年。

[5] 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象山东晋王丹虎墓和2、4号墓发掘报告》，《文物》1965年第10期；全洪《试论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铁镜》，《考古》1994年第12期。皆参考、陈高华、徐吉军主编《中国服饰通史》232页，宁波出版社。

[6][7] 何本方、李树权、胡晓昆主编：《中国古代生活辞典》742页，沈阳出版社2003年5月。

[8][10] 刘春华：《现代男士女性化与魏晋风度》，《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9] 《〈世说新语〉注译》（陈引驰、盛韵注译）430~445页、293页，花城出版社2006年。

[11] 张树国：《宗教理论与中国上古祭歌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

[12] 参见袁行霈、严文明主编：《中华文明史（二）》161~19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3] 熊国华：《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及文化底蕴》，《广州教育学院学报》第22卷第4期。

[14] 袁行霈、严文明主编：《中华文明史（二）》，1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